

T 2571/3202 C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31

列傳卷之五

晉書四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太守劉翊之孫也
 相傳毅幼有奇行少長清節發於臆舌人稱其
 昔人望風禪之倫晉平陽太守杜然請為功曹
 太郡吏百餘人三見稱焉為之詔曰但聞劉毅
 不問任所左右然不本郡察有平康博司隸都官從事
 京邑肅然毅為理司南其司獄不許曰提狀之
 遂展其任其後曰所請其司獄不能於其何須於大
 在何而云何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音之後父喈丞
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
貴人望風禪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
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詔曰但聞劉功曹
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
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
鼯鼠蹈其背殺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預於犬
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介然不羣言不苟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爲
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
孝悌著於邦族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
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
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爲
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
怒其顧望將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
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
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
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

列毅一

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
綬者其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吳晉饒皇太子
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
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曾
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
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
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
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
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
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

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虻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

列以叙

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漿。至周幽王禍，豐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

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小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己，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小人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詢訥但名，品位不為推讓，竊為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勿清品輩以得實，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日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

劉毅

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訥，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而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宜秀，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

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
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
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
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為亂源損政之道
一也置州都考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
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
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
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
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乃攸攸非州
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

劉歆

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
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乃攸攸
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
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疑
之際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閭閻之變
難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
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
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
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
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

公以爲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大小之怨官政無繩
茲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
首尾倒錯推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
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
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
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士庶人
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
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
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
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何從橫

劉毅

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
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
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
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
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矢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
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
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淨華
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
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中正知
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

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
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
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
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
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
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為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
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
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待
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
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

列教一

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
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
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
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若狀得
其實猶品狀相妨繫執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
今九品所踈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矩徒結白論
以為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
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
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
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

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統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爲豈蔽

劉毅一

於此事而有不同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

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
後司徒舉毅為清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
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者
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
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
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
戶州兼董司百僚摠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
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
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
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

列毅

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
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
公年過八十入為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
用毅前為司隸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
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
汲黯死於淮陽董小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
聖明不離輦轂當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
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
惡之心小過主者以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
今去事實此為机明四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

德惟毅越毅不用田
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
品已上光祿勳石臨
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
表及與臣等書如士
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
故人俗務本而世
德讓今雖不充於舊而遺訓
猶存是以人倫歸仁
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
參舉州大中正僉以
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
鄉閭忠允亮直竭
公事上仕不為榮惟期盡節正
身率道崇公忘私
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
士宗其風景州閭
歸其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
壯實臣州人士所田
心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不

列如叙

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
望故也竊以為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
為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為大臣等虛劣雖言發
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
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為尹言當否
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
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
曰失吾名臣不得止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
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官上疏曰中詔以毅
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

美事也臣謹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
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謚於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
事求之謚法主於行而不繼爵然漢魏初承爵非
列侯則皆沒而高仁不加之謚至使二事之賢臣
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
制改列爵之舊浪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
不率賴若以革舊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
不攻城略地論德准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
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坐議之
多同官議奏寢不地二子嘏總

嘏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為博士會議齊王
攸之國加崇典禮嘏與諸博士坐議迂直武帝大
怒收嘏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官初嘏父毅疾馮
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官日隆嘏
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
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幽獄辭連嘏將收付
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嘏更相
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嘏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
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
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幽距

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
問那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
獄然憊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
長史揚立亭侯劉峯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
臚削爵士諸聞噤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
尚書郭彭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噉正色詰之彭
怒曰我能截君角也噉勃然謂彭曰君何敢恃寵
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彭
狀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彭又出豪侈每出輒從
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噉遷太原內史趙王

可敬

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
祚噉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
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
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
奏免武陵王治及何綏劉坦溫畿李暄等長沙王
又討齊王罔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
坐免頃之復為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噉守
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噉乃與留臺僕射
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顥
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噉噉東奔高

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暉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官后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暉暉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暉右長史傅宣明暉不然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

曜寇京師以暉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暉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暉為司隸加侍中暉立為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主本州以觀事

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
劉乎荆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暉于青
州與曹疑謀且徵之暉至東阿為石勒游騎所獲
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暉有二子佑白佑為
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
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暉弟為劫取財物
殺白而去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
軍中候

程衛

程衛者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疆正方

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
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
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
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由是
名振遐邇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衛
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立太守
所益著績卒於官

和嶠

和嶠字長輿汝西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道
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

十四
自崇重有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龔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嶺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磔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勗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

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荅。後與荀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即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爲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爲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爲我不了家事，今

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爲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苟晞，疾卒。

武陟

武陟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陟，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摠角。

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陟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交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陟各稱其所長，以爲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改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
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案
當世以爲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
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茂
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
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責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
由是致怨及揚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
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
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
勳

任愷

任愷字元爽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
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負外散騎常侍
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
小大多管綜之性忠正以往稷爲已任帝器而
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
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
遣愷諭旨於諸公詔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失愷悉
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病
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苟正宜在東宮使

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
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
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
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
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
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
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顛向秀和嶠
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
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
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

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
甚不平或爲充謀曰愷揔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
宜啓令典選便得漸踈此一都令史事耳目九流
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
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以愷爲吏部尚書加
奉車都尉愷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
覲轉希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
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
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
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

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其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並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

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薦舒爲散騎常侍至是舒爲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爲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爲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爲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

顯名骨體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所之而退無
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
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
里結草為廬陽疇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
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為汝南高行邁俗侔繼古烈
洪奏恢不敦儒業今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
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
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疾之語曰叢生棘刺來
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
明門無私謂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己為左丞詵後

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
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
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
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
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曰其言而重之洪口不
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丁亮常譙公卿以瑠璃
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
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揚駿誅
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卒官
子郤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弈

郭弈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
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弈歎曰羊
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
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
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友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
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弈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
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宮以弈及鄭默並爲中
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
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弈有寡姊

星共 郭弈

隨弈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爲人所糾弈省
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
亭長李合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弈用爲別
駕合後果有名位時以弈爲知人太康中徵爲尚
書弈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
弈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
弈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
常上謚爲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
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表行按謚法一
德不懈爲簡弈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

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
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爲洛陽典農中
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
皇甫陶荀爽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城
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
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
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伸其司直之才光
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以疾廢然朝光奏請免之

鄭拜

侯史光

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
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
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
博古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玄嗣官
至玄菟太守卒子施門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爲主簿屬刺史皇
甫晏爲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
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寃理得申王濬爲
益州辟爲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

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等量進討之宜潘兼
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吳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
詔攀參潘軍事及孫皓降於潘而王渾志於後機
將攻潘攀勸潘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為潘輔
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
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
共斷疑獄沖始歎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
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
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
納以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絹萬疋弟逢

鄉侯兄子達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
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己遷翊軍校尉
頃之出為東莞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
大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
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
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篡位遣使召攀攀更稱疾篤倫
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于洛陽時年五
十八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
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又犍為
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

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爲事子璋嗣亦有父風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郤詵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蹇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六業非楊元褒誚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冤濫多廻

列傳第十五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御撰



劉頌

劉頌字子雅黃陵人漢黃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亮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黃門

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苞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遺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在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漫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脩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

詔竊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若多事或不
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
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
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
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
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摠棄於常案如有足採
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
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
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
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

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
然封幼稚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
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豐之所出易生風塵之
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
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
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
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
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
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
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

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
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
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臾子長乃遣
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
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採以
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
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
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拍言得失徒荷恩寵不
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

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為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為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阹賢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何也。實

賴前緒以濟勲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實有由。積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為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為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壁。由

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俄向所趣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乎今可以言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

列題

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

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
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
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
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
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
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
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
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
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
食租奉其甚者至秉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

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
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
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
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
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
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
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為
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
盛明之時開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
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

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
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
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
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
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
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
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
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
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
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

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
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
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
御距聖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
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痛
忠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
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既列臣無忠
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鄙亦均
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
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

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二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創大制遲迴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

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今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且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踈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

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為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

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
容小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
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千載近者猶數
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
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
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
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
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
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
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

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
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
無輔故燕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轍脩周
舊跡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
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
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
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
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
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
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

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宮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誥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知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

節欲然後操全以此斯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令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以一朝又世放都靡營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有甚素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繫素者

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
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於漸
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入君至少同於天日故非
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
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
吳之勤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
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
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
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心恒畏其易則安人
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於考終

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
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
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逃其
謫嘗哉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
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
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
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具也臣
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
校故也又羣官多不勝任亦且委務使能者得以
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發功成可得

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聞劣不得以尸祿
寧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久即羣司
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
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與功罪難分下不
專事居官不久故能不一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
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公欲舉一忠
賢不知所實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
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洽與人間之譽
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言此
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

劉頌

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
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
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如今事應
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
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
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
然今未能省并可出眾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
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
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
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

三十八
子什十
五十四
十三
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
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上之
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享功不建不知所責也
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
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
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
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
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
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
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

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網不振而微過必舉
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網不振則
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
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
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
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
大姦犯政而亂北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
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
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
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

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魏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執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

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

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
不虛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奪事變異前
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
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
居戶各在一方既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為權假一
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
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
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險若
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方六郡兵
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南子北室

家分離感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
亡之患勢不可以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
銷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
德嘔吟樂生必十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
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人渾并始於今
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
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
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為縱復不得悉然
為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
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

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
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
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
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
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
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
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既
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
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於此事
誠有勿益苟足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

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
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
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
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
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
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具
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
可廢其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
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
昏猶明雖愚若智道功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

靜國至夫脩飾官署此諸作役務為但傷過泰不
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臣
幼弱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
急陛下少垂恩廻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
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
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
業之勲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
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
有之矣復况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若善當身

列頌

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跡校
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
臣下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
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其可
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久
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
詔荅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官
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
之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元康初從淮南
王允入朝會誅楊

三公尚書又上疏以請律令事為時論所美久之轉
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
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
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
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
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寮
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
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
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
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

錫之議詰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
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
林乃止於是以為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
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
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開府孫秀素恨之
不聽頌無子養弟如之雍早卒更以雍弟詡子隲
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謚督攝眾事
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
雅叅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
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詔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

仲字世混歷黃門郎萊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多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惡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黃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

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也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鄉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文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

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
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小土有定而牧司必各
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
德之隆光被四表光庶顛顛欣覩太平然承魏氏
雕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志郎吏蓄
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
品既除宜先開移徒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
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
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
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二代所以直道而行

也以為選列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
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
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竭聖智
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
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
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
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
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為條制重奏曰
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
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

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
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已沒降及
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
之差今不儆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
曲爲立限也去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
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
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長免如詔
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武之議此
皆衰世踰後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
筆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

李重

之軌既滅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
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
其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
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
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爲
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
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
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
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
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爲

宜聽鑒所上先乃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
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
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
經典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
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
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州吉謀等為秘書郎
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
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兄又抗詣中書奏原
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
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

李重

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
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廉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
履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
以二品繫資員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
之舉司徒摠御之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
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巖穴或隱跡
立園或克己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
在未可以少長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然始
之責非所謂擬人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

邦黨之倫審之於任舉之主沈為甲止親執銜衡
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為利行不要名絕
迹窮山蘊韞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遯逸之節
行成名立措紳慕之委質受業者千里而應有孫
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監章
前州大中正後將軍興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遂
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
聘如沈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詔表薦如
此而猶謂草野之與皇天洽德禮無聞舍所徵檢之
實而無明理正茲所以存沈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

李元

備但原定志窮心脩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
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首應
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如叙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
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濟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
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往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
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
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
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
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
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

皇甫謚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冲太康元年復
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
此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其雖年
近耆老毛而志氣克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
謫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表世篤俗者也臣
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
言不能從出為行討慮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
學於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二
年彈黜四縣弟擬亡表去召永康初趙王倫用為
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

李重

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
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曰美名臣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
機宜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
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者言東國顧郎顛而
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向避茹醢
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安錫
雖古遺直何以尚茲至於緣其私議不干劉友異
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
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曹可觀及銳志銓衡留

心隱逸濬冲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替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
重清雅志迺無私推賢技帶嘉言在茲懋哉兩哲
邦家之基

列傳第十六

晉書四十六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